

世 / 界 / 文 / 学 / 名 / 著 / 典 / 藏

◆ 全 译 本 ◆

城堡

[奥地利] 弗朗茨·卡夫卡 / 著 邹文华 / 译



The Castle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The Castle

城堡



[奥地利] 弗朗茨·卡夫卡 著
邹文华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堡/(奥地利)弗朗茨·卡夫卡著;邹文华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3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黄祿善主编)

ISBN 7-5354-3261-1

I.城…

II.①弗…②邹…

III.长篇小说-奥地利-现代

IV.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5140 号

责任编辑:王 彪 康志刚 沈 婧 责任校对:黄黎丽

装帧设计:陈必琴

责任印制:左 怡 秦新华

封面绘画:吕则龙

插图绘画:李 晨

排版制作:鲁 静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0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深圳大捷利印刷实业有限公司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9.875 插图:5

版次: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18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定价:19.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A TREASURY OF
WORLD'S CLASSICS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编委会

主编:黄禄善

编委(排名不分先后):

王智量	许光华	李美华
赵燮生	黄禄善	韩忠华
杜蕾	李易	王仙芳
任红	金泽龙	沈婧



A Treasury of World's Classics

名家导读

摆在读者面前的是这样一本“奇书”：只有开头，没有结尾，当中充满了令人惶惑、惆怅，甚至有点苦涩的描述；仿佛你被幽禁在一个黑魃魃的城堡里，你在纳闷、窒息、恼怒、挣扎，而一旦走出这个城堡，到了阳光明媚的蓝天下，你会顿时感到轻松，浑身上下有一种难以表达的欣慰，但与此同时，你又情不自禁地陷入深深的思考。这本“奇书”的作者，即西方现代派文学的鼻祖、奥地利作家弗朗茨·卡夫卡。对于这位享有世界声誉的文学大师，学术界给予了高度评价，正如美国著名作家奥登所说：“就作家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而论，当代能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相提并论的第一人便是卡夫卡。”

1883年7月3日，弗朗茨·卡夫卡生于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他自幼酷爱文学，16岁便开始了文学生涯。尽管他一生创作勤奋，但并不以作品发表、成名为目的。工作之余的写作只是他寄托思想感情和排忧解难的手段。因此，他的许多作品都是信手写来，并无结尾。他对自己的作品也多为不满，临终前

让挚友布洛德烧毁其全部作品。然而，布洛德出于友谊与崇敬之情，违背了卡夫卡的遗愿，整理出版了厚厚九卷《卡夫卡全集》（1950—1980），其中八卷是首次问世，引起文坛轰动。卡夫卡一生创作的体裁也颇为丰富，从日记、书信、散文到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等，都曾涉猎。他为人们所熟悉的短篇小说有《变形记》（1912）、《乡村医生》（1916）、《中国长城的建造》（1918—1919）、《判决》（1921）、《饥饿艺术家》（1922）、《地洞》（1923—1924）等，长篇小说则有《美国》（1912—1914）、《审判》（1918）、《城堡》等。

《城堡》是卡夫卡最重要的一部长篇作品。在表现手法上，它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大相径庭，被认为是典型的表现主义代表作。1922年，卡夫卡着手创作《城堡》，后因病中止，直至病逝小说都没能完成。1926年，《城堡》手稿经布洛德整理，在德国出版。数年之后，苏格兰一对夫妇爱德汶和维拉·莫尔首次将《城堡》译成英文，该书先后在英国和美国出版，整个文坛为之震动。20世纪50年代，汤永宽先生又将《城堡》译成中文，让中国读者品尝到卡夫卡作品的魅力。不过，中国最早论及卡夫卡的是赵家璧。1934年，他翻译了德国作家雅各宾撰写的《近代德国小说之趋势》，内含卡夫卡作品评介，文章刊登在第5卷第2期《现代》杂志，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一阵波澜。后来，1966年，作家出版社推出了一部由李文俊、曹庸翻译的《〈审判〉及其他小说》，其中包括卡夫卡的六篇小说：《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致科学院的报告》、《审判》，但这部小说集当时是作为“反面教材”在“内部发行”，只有极少数专业人员才能看到。直到1979年，这样的情况才开始改变。1979年，《世界文学》杂志刊登了由李文俊翻译的《变形记》，并发表了署名为丁方、施文的文章《卡夫卡和他的作品》。该文应该是国内第一篇比较全面而系统地评价卡夫卡的文章，文章作者似乎对刚刚过去不久的“文革”风暴心有余悸，并没有署上真名。但其实，丁方就是我国著名的卡夫卡研究专家叶廷芳先生。1981

年底，钱满素先生满怀激情地写了《卡夫卡来到中国》一文，宣布这位大师终于在中国“安家落户”，该文标志着卡夫卡研究浪潮在中国的兴起。而199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当代女作家残雪所著的《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则将这股浪潮推到了峰顶。

《城堡》以主人公K进入城堡的目标为线索，通过他与克莱姆的情人弗丽达、桥边酒馆老板娘、巴拉巴斯一家，以及客房侍女佩佩等人物之间的冲突与纠葛，描述了K在企图进入城堡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阻力，揭示了官僚制度的狰狞面孔，也表达了小人物在权威面前的渺小和无能。K接到城堡聘用他为土地测量员的通知后，连夜冒着大雪，跋涉到了城堡所属的村庄。他原打算在村里过夜之后去城堡报到，不料，当晚就受到质疑和阻挠。城堡一个小管事的儿子史华兹怀疑K是一个流浪汉、骗子，于是打电话到城堡去确认，经过漫长的等待，史华兹得到了肯定答复，于是K通过了第一关。第二天，他从村里出发，发现路途茫茫，城堡居然像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即。由于旅途劳累，K心生绝望之情，正当迷茫、绝望之际，在城堡当差的巴拉巴斯给K送来了克莱姆的书信，让K重新燃起了希望。他恍然大悟，若要进入城堡首先要接近克莱姆。

当晚，K悄悄跟随信使巴拉巴斯，想通过他打通进入城堡的关节，但事后得知，巴拉巴斯并不在城堡居住，他只是一个普通鞋匠的儿子。不过K认识了巴拉巴斯的姐姐奥尔嘉，又通过奥尔嘉了解到这一家人的悲剧，再次看到了权威的不可侵犯性和严厉的惩罚性。失望之余，K随同奥尔嘉来到专供城堡官员出入的绅士酒馆。在那里，他勾搭上了克莱姆的情人弗丽达，并且赢得了她的爱情；为此，弗丽达甘愿离开克莱姆，跟随K。然而，K的本意是想通过弗丽达接近克莱姆，故一再劝她不要失去克莱姆情人的身份，但这个做法不仅遭到弗丽达本人的强烈反对，也受到了桥边酒馆老板娘的百般阻挠。老板娘是克莱姆的旧情人，曾被克莱姆召唤过三次。为了阻止K去见克莱姆，老板娘使出浑身解数，最终拆散了K和弗丽达，而弗丽达离开K后爱上了他

的助手杰里梅斯，并重新回到绅士酒馆当差。正当 K 的整个计划落空之际，巴拉巴斯突然兴奋地告诉 K，克莱姆的总秘书爱兰格要召见他。可是，在动身会见爱兰格时，又节外生枝，K 遗失了爱兰格的住房号码。无奈之下，K 逐一寻找，结果闯进了另一个官员的房间。那个官员听说 K 的遭遇，决心帮助他，可关键时刻，K 因过度疲惫而沉睡。于是，他被马车夫盖斯特凯尔领回家，见到盖斯特凯尔的母亲。但此时，整个故事情节突然中断，小说结束。

卡夫卡最初创作《城堡》时，采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但后来写到第三章时，他突然改变了主意，将前面的“我”统统划掉，代之以“K”的人物名称。而 K 也曾出现在卡夫卡的另一部作品《审判》中，并且在那里有一个类似的经历。因此，有人认为，《城堡》中的 K 是《审判》中 K 的继承和发展。然而，更多的人认为，《城堡》中的 K 其实就是卡夫卡本人。中国当代作家余华曾在题为《卡夫卡和 K》的一篇文章里说，“只要读一读卡夫卡的日记，就不难发现生活中的卡夫卡其实就是《城堡》中的 K。”确实，对照卡夫卡的人生经历，就会发现他与《城堡》中的 K 有着惊人的相似。

据有关资料，卡夫卡的父亲赫曼·卡夫卡性情粗暴，作风专横，对于自己儿子的生活和学习，要么放任不管，要么打骂训斥。他曾想把卡夫卡培养成坚强的人，希望他日后能在政界发展，因此不顾他对文学创作的热爱，一味强迫他学法律。但结果事与愿违，卡夫卡对父亲的畏葸、惧怕，让他养成了敏感、孤僻、怯弱和犹豫的性格。如果说，父亲的压制和强迫让卡夫卡与家人、与其自身产生了紧张冲突，那么卡夫卡身上的犹太血统和犹太身份也同样让他与外部世界构成了猛烈碰撞，让他成为社会的“异乡人”和边缘人物。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犹太人在社会各界都受到排挤，卡夫卡一家自然也摆脱不了这种命运。但是，犹太人身上的那种倔强和敏感注定了他们会不断努力，去改变现状、摆脱困境，这也正是赫曼·卡夫卡如此严厉要求儿子

的原因。然而，卡夫卡却想逃避和否定他的出身。他在1913年8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将不顾一切地与所有人隔绝，与所有人敌对，不同任何人讲话。”后来，他又在1914年1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与犹太人有什么共同之处？”卡夫卡的这种逃避和否定注定了他要面对一种尴尬，即一个外来者的尴尬，而这种尴尬正是《城堡》里的K所面对的。如果说K的所有努力只是为了得到城堡当局的承认，那么卡夫卡的创作努力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争取获得人们认可。

德国文艺批评家龚特尔·安德尔曾这样评价卡夫卡：“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动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者。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因为他把精力花在家庭方面。而‘在自己的家庭里，我比陌生人还要陌生’”安德尔十分准确而形象地概括了卡夫卡没有社会地位、没有人生归宿、没有生存空间的生活环境，同时也是对造成卡夫卡性格内向、孤僻、忧郁与人生不幸的较为完整、公允的阐述。卡夫卡在身份认定上的矛盾性与特殊性，使得他注定没有归依之所。这一切决定了卡夫卡只能带着暧昧的身份躲进自己的小天地，关注一些更重要的事情，而写作便是他关注这个小天地的方式。他曾说：“为了我的写作，我需要孤独，不是‘像一个隐居者’，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而是像一个死人。写作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更酣的睡眠，即死亡，正如人们不会也不能够把死人从坟墓中拉出来一样，也不可能夜里把我从写字台边拉开。”

卡夫卡对写作的热爱几乎达到了一种顶礼膜拜的程度，而这也是他至死都是独身的原因之一。卡夫卡一生中有过三次订婚，但均在婚礼举行之前取消了婚约，原因是卡夫卡认为组建家庭会拖累他的写作，这是他无法容忍的。卡夫卡三次失败的婚姻除了体现他对家庭责任的逃避，也反映了他在生活中与女性相处的冲突，这就决定了他笔下女性人物凄惨的命运。在《城堡》中，卡

卡夫卡主要描写了三位女性：克莱姆的情人弗丽达、桥边酒馆老板娘和执拗的艾美莉亚。这三位女性在不同程度上都与权威有着密切的联系。酒馆老板娘年轻时曾被克莱姆召唤过三次，与克莱姆有过三次同床的经验，这构成了她一生的荣耀，成了她丈夫热爱和惧怕她的惟一理由。而克莱姆为什么没有第四次召唤她，则成了她和丈夫之间惟一的话题。弗丽达是克莱姆的情人，这是村里所有的女人都梦寐以求的事，但她却轻易把这荣耀放弃，莫名其妙地爱上了 K，后来又同样莫名其妙地爱上了 K 的助手杰里梅斯，这些都是弗丽达随心所欲的个性造成的。弗丽达个性的不确定就是命运的不确定。弗丽达和老板娘的形象都说明了女人的所谓美丽是因为亲近了权力，身上有着权力的幻影。同时，卡夫卡创造了艾美莉亚这个形象来反面论证这个道理。因为拒绝了城堡官员索缇尼粗俗下流的邀请，她给自己以及整个家庭都蒙上了一层阴霾，也成了村里人唾弃他们一家人的缘由。卡夫卡通过这三位女性来揭示权威的独裁性。对于权威人们只能顺从，也只有顺从才能得到权威允许他们得到的东西，否则就会酿成悲剧。而一旦得罪权威，无论怎样悔改、道歉都无济于事，因为权威是不可侵犯、不容忤逆的，它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悔改和道歉。《城堡》里这三位女性的经历似乎成了 K 的前车之鉴，在他面前呈现出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也暗示了 K 与城堡较量必然失败的命运。除了上述三位女性，卡夫卡还塑造了其他一些小人物。然而，无论是浓墨重彩，还是轻描淡写，作品中没有一个人物是多余的，他们都从不同的侧面考验了权威和官僚制度，而这些考验构成了 K 的经验，也构成了读者的经验。

从这点来看，卡夫卡的文学创作有着极为严密的逻辑性。在他的作品中，卡夫卡往往将叙述者与主人公结合，同时将情节的发展置于次要地位，代之以冷静细致、逻辑严密的思考和分析。卡夫卡惯于超越时空的限制，用完全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非现实主义的内容，用这种反差强化荒诞感。他的叙述语言简单平实，但层次交叉，结构复杂。所以，初读《城堡》的人，往往会觉得

这部小说枯燥乏味。小说中没有精心的情节安排，没有让人难忘的对话，反而充满了令人窒息的官僚机构的描写，正如余华所说：“内心的不安和阅读的不知所措困扰着人们，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没有人们已经习惯的文学出路，或者说其他的出路也没有，人们只能留下来，尽管这地方根本不是天堂，而且更像是地狱，人们仍然要留下来。”卡夫卡的写作风格注定了他的读者会遭到“流放”，因为他的创作从来不是为了某些人，他的心里没有读者，写作只是他的一种生存状态，是他与内心自我交流的方式，是他与外部世界抗衡的手段。他关注的只是他自己，他笔下的所有小人物的命运，都是他自身命运的浓缩。然而，卡夫卡的伟大是连他自己都不甚明了的。他永远也没料到，在他那幽闭的世界里，他所关注的竟然几乎是全人类的生存状态。

正如本文开始所说的，从《城堡》中出来，有一种释放感，仿佛从一种隔绝的状态呼吸到了新鲜空气。而在城堡内嗅到的那种血腥气，是小人物留下的无奈，是作者所描述的社会和他自己所在的现实之间昭示的无奈。小说中，人们总是能在K的身上找到一些与自己相符的东西；总能在周边环境里感受到城堡当局的某些特征；总能在周围人身上看到村民的影子。或许卡夫卡一生都把自己幽闭起来，或许他总是毫不留情地把读者拒于千里之外。但是，倘若人们用作者创作《城堡》的心情去阅读小说，阅读作者，或许能陪同作者一道游历他所经历的人和事。

上海海事大学外国文学教授

韩忠华

2006年1月

第一章

K^①到村子时,已是深夜。村子里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城堡所在的山冈笼罩着一团雾气,四周一片漆黑,丝毫没有山的痕迹。周围没有一丝——哪怕最微弱的一丝亮光,能让K猜出巨大城堡的位置。他伫立在通往村子的木桥上,呆呆地看着眼前这寂寥的景象。

过了一会儿,K便动身去寻找住处。在木桥附近,他找到一家还未打烊的小酒馆,可老板告诉他,酒馆不提供住宿。不过,店老板对K深夜造访,虽然感到极度惊讶和不解,但还是破例让他在饮酒间里的草垫子上睡一晚。K接受了店老板的安排。几个村民仍在喝酒,K不想与他们攀谈,便径直从柜子里取出一个草垫,躺在火炉旁边。村民们静静地饮着酒,房间里暖融融的,K用疲惫的双眼打量了他们一会儿,很快进入了梦乡。

可是不久,便有人把他叫醒。K睁开眼睛,看见一个年轻人站在店老板身边。这位年轻人一副城里人的打扮,面容英俊,浓眉,小眼。那几个村民还在,有几个人已经转过身想看个究竟。年轻人因为叫醒了K,客气地向他道歉。他自称是城堡管事的儿子,并对K说:“这个村子是城堡的财产,所有在村里居住或留宿的人其实就是住在城堡。所以,未经伯爵准许,

① 小说最初创作时,作者使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但后来他将主人公命名为K,通常看来小说中的K其实就是生活中的卡夫卡(Kafka)投影。

谁都不能这样做。可你没有得到或者至少你还没证明得到这样的准许。”

K半支着身子，拢了拢头发，抬头看了看周围的人，说：“这是什么村子？这里果然有一座城堡吗？”

“噢，当然有，就是维斯特维斯伯爵的城堡呀。”年轻人慢条斯理地说，旁边几个村民摇了摇头。

“一定要得到许可才能在这儿留宿吗？”K问，似乎想确认他刚才听到的那番话不是做梦。

“绝对需要。”年轻人回答说，随即他摊开双手对店主和客人问道，“或者也可能不需要？”他这么一问，先前的回答仿佛变成了对K的嘲讽。

“这么说，我得去弄个许可证喽。”K打着哈欠，边说边推开毯子，佯装要起身。

“是的，可你找谁要呢？”年轻人问他。

“找伯爵啊，好像没其他办法了。”K说。

“你在这夜半三更的时候，想去问伯爵要许可证！”年轻人嚷着，后退了一步。

“不行吗？”K平静地问道，“那你叫醒我干吗？”

年轻人再也无法容忍了。“你这无赖！”他叫道，“请对伯爵政府放尊重点！我叫醒你，是要警告你立即离开伯爵的领地。”

“别闹了，”K的声音非常轻柔，说着他盖上毯子又躺下了。“年轻人，你有点过分了，明天我再跟你算账。如果你需要证人，店老板和这些先生都可以为我作证。另外，我告诉你，我是伯爵请来的土地测量员。我的助手明天就会带着工具乘车过来。我自己本想趁机在雪地里徒步旅行，可很不幸，我途中迷了几次路，所以才会这么晚到。我早知道，时间太晚不能去城堡报到，用不着你来告诉我。正因为如此，我才决定在这儿逗留一晚，可你，说得客气点，你竟如此无礼地打搅了我。到此为止，先生们，晚安。”K说完，转过身，脸朝炉子躺着。

“土地测量员？”身后有人迟疑地问，接下来便鸦雀无声。年轻人很快恢复了镇静，压低嗓门对店主说：“我要打电话去

问问。”他压低声音似乎是为了关照正在睡觉的K，但声音又大得足以让K听见。这个乡下酒馆里还有电话？他们装备倒挺齐全的。这里的一些细节确实让K很惊讶，不过一切尚在他的预料之中。K发现，电话机就在他头顶的墙上挂着，刚才他睡意正浓，没注意到。如果年轻人这时非要打电话，即使完全出于好意，也一定会打扰K。现在的问题是，他该不该让年轻人用电话，K决定不去阻挠。不过，这样一来，他也没必要在底下装睡，于是他翻过身子仰卧着。村民们胆怯地聚集过来，还不时交头接耳地说着什么。看来，土地测量员的到来非同小可。突然，厨房的门开了，高大肥胖的老板娘出现在门口。店老板蹑手蹑脚地走到她跟前，想告诉她所发生的一切。这时，电话两端的对话开始了。听得出来城堡里的管事已经睡了，但其中一位叫弗雷兹的小管事在值班。年轻人自称是史华兹，说他发现了一名男子。该男子名叫K，三十岁左右，一副寒酸样。现在，他枕着一个小旅行包安静地躺在草垫子上睡觉，身边放着一根带节的拐杖。毫无疑问，史华兹对此人起了疑心。况且，店老板显然没有履行义务，所以他史华兹该责无旁贷地对此人进行调查。于是，他叫醒K，盘问了他，并根据规定和惯例警告他离开伯爵的领地。可K的反应非常无礼，当然最后证明K的反应可能是有道理的，因为K声称自己是伯爵请来的土地测量员。史华兹觉得有责任来核实此事，哪怕只是例行公事，也是必要的。所以，他希望弗雷兹问问中心办公室是否确实有这么一个土地测量员的存在，并请立即致电回复。

通话结束了，饮酒间里一片寂静。电话那端的弗雷兹正在询问，这里大家都在等待答复。K躺在原地纹丝不动，眼睛望着头顶，脸上露出漠不关心的表情。史华兹刚才的话充满了敌意与谨慎，K从中嗅出了一种外交式训练的韵味。他发现，城堡里的人，甚至像史华兹这样低下的人，都能将这种训练运用自如。而且，城堡里的人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玩忽职守，即使深夜都有人在中心办公室值班。弗雷兹很快打来了

电话,显然是有了答复,但似乎很短,因为史华兹立即生气地挂了电话。“我说嘛,”他喊道,“根本就没有什么土地测量员,只不过是骗子,一个臭乞丐,甚至比这还糟糕。”K脑海中突然闪出一个念头,他感觉所有的人——史华兹、村民们、店老板和老板娘——都会立刻扑向他,于是他迅速钻到毯子底下,希望躲避第一波的攻击。可是,谁也没动弹。过了一会儿,K从毯子底下慢慢地伸出脑袋。这时,电话铃又响了,对K而言,这次铃声似乎特别响。这个电话可能与K没有关系,但所有人都愣住了,史华兹转身去接电话。听完对方一段冗长的解释之后,他才低声说:“这么说,弄错了?这真叫人难堪。部门领导亲自致电?奇怪,真奇怪!叫我怎么去向土地测量员解释呢?”

K仔细地听着。看来,城堡确实已经任命他为土地测量员了。一方面,这对他不利,因为这说明城堡对他的情况已经了如指掌,并充分估计到了他的反抗力量,所以才轻松地接受他的挑衅。另一方面,这又有利于他,因为他发现城堡低估了他,并且他有可能享受到的自由要比他最初希望得到的更大。况且,倘若城堡以为光靠承认他的土地测量员身份就能吓唬他一辈子,那他们就错了。虽然这招确实是他们的高明之举,但这仅让他感到一丝轻微的战栗。

史华兹胆怯地走过来,K挥了挥手,让他走开。围观的人再三请求K搬到店老板的房间里去,他拒绝了,只接过了店老板端来的一杯睡前安神酒,以及老板娘为他准备的肥皂、毛巾和洗脸盆。K还没来得及叫大家离开房间,所有人都已经背着脸朝门外挤去了,惟恐K第二天认出他们来。灯熄了,K终于可以独享安宁。夜间,K有一两次被乱窜的老鼠吵醒,不过他一直熟睡到天亮。

吃过早饭,K打算立即动身到村里去。店老板告诉K,城堡会为他支付包括这顿早餐在内的所有膳食费。想起店老板昨天的态度,K决定在非常有必要时才跟他说话。可是店老板一直在他身边打转,一副哀求的样子,K看他可怜,就让他

在身边坐了一会儿。

“我还没见过伯爵呢，”K说，“听人说，只要活做得好，他给的报酬就很高，对吗？像我这样抛妻别子^①出来的人，就指望能赚点钱回家。”

“先生，这你不用担心，我还没听说过这儿有人抱怨过报酬低呢。”

“噢，”K说，“我可不是那种胆小怕事的人，就算在伯爵面前我也是有什么说什么，当然，和那些绅士们打交道时，能心平气和，那自然要好得多。”

店老板在K对面的窗台边沿上坐着，不敢坐得太舒服。他一直注视着K，那双褐色的大眼睛里充满了焦虑。起初，他一门心思地往K身边凑，可现在他恨不得逃跑。他是害怕K问及伯爵的事，还是怕K身上的那位“绅士”不可靠？为了缓和店老板的情绪，K只好转移他的注意力。他瞅了一下时钟对店老板说：“呃，我的两个助手马上就要到了，你能让他们住在你店里吗？”

“当然可以，先生，”店老板说，“不过他们不和你一起去城堡住吗？”

店老板总是这么轻松愉快地放弃到手的客人，特别是K这个客人，他似乎非要让K搬到城堡里去。^②

“这还没定，”K说，“首先，我得弄明白城堡要我干什么活儿。假如，我得在村里干活儿，那我住在这里会更方便。况且，我怕不适应城堡的生活。我一向渴望不受拘束的生活。”

“你不了解城堡。”店老板小声地说。

“没错，”K说，“凡事都不该过早断定。现在我惟一能断定的，就是城堡懂得怎样挑选一位合适的土地测量员。不过，

① 小说中的K实际上是单身并没有妻室，这从后文可以了解到。此处，他只是夸张并强调了他为来到城堡所作出的牺牲。

② 这里是K的心理活动，在这本小说里没有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叙述主体总是发生转换。

他们也许还有一些其他优点。”说着，K站起来，离开了一直紧张地咬着嘴唇的店老板，K觉得，要得到这家伙的信任可真不容易！

出门时，K仔细看了看墙上一幅发黑的画像，画像的边框是深色的。昨晚睡觉时，他就看见了这幅画像，可是距离太远没看清楚。当时，他还以为像框里的画被取走了，只剩下一个黑色的背景。不过，现在他看清了，那确实是一幅画，是一个五十来岁男人的半身画像。男人的头低垂在胸前，几乎看不见他的眼睛；高高的额头有些笨重；一副鹰钩鼻，鼻头粗大；似乎是这些让他的头不堪重负，抬不起来。他低垂的头挤压着下巴上的胡子，结果胡子好像都是从下巴上钻出来的。他的左手插在浓密的头发里，却没有把头托起。“他是谁？伯爵吗？”K站在画像跟前问店老板，但没抬眼看他。“不，是管家。”店老板回答说。“城堡的管家果然很英俊，”K说，“可他儿子却不怎么样。”“你弄错了，”店老板说着，在K耳旁低语道：“昨晚史华兹夸大其词啦，他父亲只不过是这个小管家，而且是头衔最低的管家，没什么了不起的。”这些话突然让K觉得店老板像个孩子。“淘气鬼！”K笑着说，可是店老板一本正经地说：“但是，即使他的父亲也很有权势。”“得了吧！”K说，“在你眼里，谁都有权势。是不是把我也算上了？”“不，”店老板胆怯但又认真地说，“我并不认为你有权势。”“噢，这么说你很有眼力儿，”K说，“我现在偷偷告诉你吧，其实我一点权势都没有。说起来，我对那些有权势的人的尊敬程度决不亚于你，只不过我不如你诚实，总也不愿意承认这点。”K轻轻摸了摸店老板的脸颊，试图安慰他以赢得他的好感。店老板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微笑，他细嫩光滑的脸蛋让他活像个大男孩。他是怎么和他那五大三粗、人老珠黄的老婆生活的？这时，K正好从窗户里看到店老板的妻子，她正双手叉腰在厨房忙活着。不过，K不想继续追问下去，他不想将店老板脸上好不容易才露出来的笑容赶跑。所以，他示意店老板打开门。K走出房间，进入了一个美丽的冬日早晨。